

中華民國六年五月

講演彙編

第十七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京兆財政分廳布告

京兆各縣征收屠宰稅 疊經本廳通令照章稽征 並嚴禁經手人不准違章欺詐苛索 現因原定章程

比前稍有變更的地方 恐怕各縣商民尙有不盡明白知道的 特再由本廳明白解釋宣布如下

一原章宰牛一頭征稅一元 現奉部令加征大洋一元共二元 猪羊屠宰稅 仍是分別征收大洋三角二角並未加征

一冠婚喪祭 年(指陰歷元日) 節(指端午中秋冬至) 清明在內 自宰自用 確無交易行為的

免徵稅捐 但應先期報明征收所 領取免稅單據 如有因祭祀屠宰的 再取其鄰右保結呈報 前

項免稅單保結 各縣征收所 均已刷印現成 預備領取 不取分文

一屠宰猪牛羊 報明查驗領照納稅後 如果當日售賣未完 准於次日出售 不再徵稅 但以次日

現宰牲畜 冒稱前一日售賣未完 一經查出 或被入告發便要照簡章第五條處罰

一屠宰猪牛羊 運赴外省外縣 應於領取完稅執照時 另向征收所領取運單 隨同牲類及完稅執

照 運往指定地點銷售 該處不再徵稅 此項運單 已由本廳印發各縣 商民如須應用 即向本

地征收所請領不須分文

一商民未納屠宰稅 私將牲畜宰殺售賣 經征收所查實 照章分別猪牛羊稅額以二十倍處罰 並發

給罰金執照 交被罰人收執 罰款一半充賞 一半歸公 每月隨同正稅如數報解 如被罰商民或

因處罰不公 或未領得罰金執照 准其呈控以憑核辦

一各縣銀元銅元兌換價值 時有高低 征收屠宰稅款 均應按照當地市價折合 已經本廳通令

各縣由征收所按日牌示市價 如有浮收情事 准納稅人告發 查實後照章處罰 特此布告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風災的防範法

乞丐瑣語

法令淺釋

集會結社說

釋報律大意

國民常識

我國民族之特性

說改良農業

講演彙編

目次

選

選

人格修養

湯 漢 彙 編

目 次

勤爲朋友者

求人不如求己

人

生計指導

實業談

石頭的工

中國女子職業總說

說高陽縣布業之盛

陋俗改良

勸青年

說負債的弊害

選 選

選

風災的防範法

文宗沛

北方的地面平坦 山嶺很少 四面沒有屏藩的東西 所以北方的風 往往比南方刮的厲害 嘗見鄉村間種的苜蓿 就如高糧玉蜀黍 這類的東西 長的越高 稍為遇風 便要動搖 風稍大就要吹折 吹折之後 就不能望有收成 每年北方因風報災的事件 很多很多 你想小民糞種幾棵莊稼 春天要耕 夏天要鋤 一滴汗一滴血 很是不容易的 却一旦為風吹壞 可恨的事情 有過於此的嗎 然而不能歸咎於天 應該說是人事不修 方為合理呀

人事應該如何修法呢 就是種樹以阻風 人說大風可以折大木毀大屋 種點樹木就能抵擋得風災嗎 但是要知道頂大的風 是不常有的 微弱的禾稼 稍有一點風 就可以將他刮壞 種樹就算不能抵當大風 難道刮壞莊稼的風 也不能抵擋得住嗎

又有人說 種樹阻風 固然很好 但是用費甚多 所得恐不敵所失 這話却不然 今試舉個例子 跟大家說說 美國意立諾愛省的田產 以玉蜀黍為大宗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 曾被風災統計這一歲的損失 可用以周圍種樹而有餘 況樹成之後 保持不廢 世世都可享其利益 豈可吝惜目前小費 而置永久的利益不顧呢 種樹並不只阻風的一樣利益 其他的利益甚多 今說與

大家聽聽 講演彙編

短篇演說

二

第一樣可以保護花果 凡是種花果的園子 爲太陽所灼 就如火燒的一般 往往花果焦枯 或者遇着颶風 結的花果 未免不熟而落 若四圍有樹木以爲屏障 就可以免了這兩個害處

第二樣可以保持土地的滋潤 凡是種植的地方 都要氣候調勻 冷煖合度 土地滋潤 所種的東西 西 才能够茂盛 風來的時候 其氣候不一樣 有時而熱 有時而冷 熱哪 所種的東西 必然莖葉枯焦 冷哪 所種的東西 必然生長甚遲 況且風所流動的地方 水分的蒸發 必然很多 土地容易乾燥 這幾個緣故 都是不利於場園稼穡的 若種樹以殺風的勢 使不爲害 然後溫度以平 土地可以常常的滋潤呀

第三樣可以助工作 風颶起來 揚沙眯目 窒息割膚 當着他的很是難受 作田功的就不免因此歇息 你想小民每天恃他手足的力 以糊其口 常常的遇着颶風 不能工作 廢時失業 豈不可恨 設有樹木數行 以爲蔭蔽 就沒有這些害處了

第四樣 可以避暑熱 當着夏秋之間 太陽非常厲害 赤日當空 可以焚手灸膚 坐在家中的 猶然覺得可怕 你想農夫天天在赤日之下 勞動作工 那個暑熱 能够受得起嗎 要能種樹成蔭 到了日午 鎊彼南畝 田峻至喜 可以稍息勞軀 共話桑麻 過時重整耨耨 筋力自然回復

要節省民勞而足民力便應該先種樹呀

第五樣可以驅除害虫 食禾稼的害虫 田鼠深藏善閉 不是人力所能搜捕的 獨有鳥類 能够取而食之 惡草敗莠 種子滿布 不是人力所能芟除的 也獨有鳥類能够取而食之 設沒有鳥類 土地的禾稼 離免爲蟲鼠所食 莠草所敗 還能望豐收嗎 農民只知道鳴鳩麻鳥之害 却不知道其他飛禽之功勞 所以對於飛鳥 不免有戕殺之舉 若能知道他的好處 就該以招致鳥類爲最要 樹木叢林 乃飛鳥育子的地方 樹多則鳥多 樹少則鳥少 要招飛鳥便應該先種樹 第六樣可以爲器具及薪之用 常見鄉間小民 斬草爲薪 又以馬糞爲炊具 費時費力 所得無幾 所焚雖多 而其火無力 設有樹木 便可取爲木柴焦炭 且可爲一切器具 即每歲的斷枝落葉 也不可勝用呀

種樹的利益 既已說明 現在再說說種樹的方法 種阻風之樹 與尋常培植森林稍有不同 森林要其成材以爲器用 所以不好樹木 都不去種他 阻風之樹 要其速長 不必問其木質如何 只好成長容易的 都可以去種他 種樹之方向 宜與其地恒風之方向 作垂直線 譬如就四川甘肅 關內諸省言 夏天的風 常來自東南 冬天常來自西北 所以阻風之樹 應由東北方 種到西南方 以橫阻風之去路 每隔一里半及二里 種阻風之樹一條 每條約爲十三行 行與行相離不

導 演 彙 編

短 篇 演 說

四

得過六尺、樹與樹相離不得過四尺。植之要密要厚，然後能阻大風。若寥落數株，遇着稍大的風，便挾之走了。中間一行宜令最高，漸至外邊，漸趨低下，使樹木的杪想聚作傾斜之坡。風來擊之，其力斜剖而上射，風力就漸漸的小了。邊上數行較短之樹，宜種松柏女貞，冬天不彫的樹。故秋冬之風，也有障礙，多雪的地方，阻風之樹，宜離民居稍遠，以免毀壓房屋。人又說阻風之樹很好，然我國一個農民所耕的地很少，這區區之地，種禾稼尙嫌不夠，何能够拓以種樹呢？應之曰不然，你看北方之地，非常寬廣，種地的雖多，荒棄的也很不少，這等荒地，若拿來種樹，其益處不可限量，獨是一人之力有限，應該由大家隣近村庄，通力合作，便可望收效了。况且現在改清明節爲植樹節，由大總統提倡于上，大家人民，也應該聞風興起呀。

作事祇求心安而已，然理須明，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錄藥言）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呂叔簡）

貧賤是眼中不着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是不忘貧，一日退休必不怨

（見願體集）

乞丐瑣語

錄陝西模範巡行宣講團講案

前日偶然走到一所集場 商業繁盛 人烟稠密 雖說交通不大便利 也算是很熱鬧的地方了 時值夕陽西下 暮色蒼茫 蟬噪晚風 馬嘶秋草 行李安頓已迄 閑出旅館 散步怡情 只聽得隔巷寒砧鄰家機杼 如同告訴人家勤儉姑婦劬勞的一般 并夾着晚鴉爭樹 暗草鳴虫 種種的天籟 彷彿是專爲旅人建了個公園 裏邊開了音樂會 不知不覺 把塵世饑寒飽暖 消滅罄盡 舉頭四望 別無人家 道旁只有一所舊廟 門窗破爛 匾額剝落 也無從考究他是個什麼廟 裏邊却唧唧噥噥 好像有幾個人說話的聲音 咳 是了是了 這所廟宇 原是一夥乞丐安身的地方 天色將晚 正當休息的時候了 他們尋常不肯作苦 看見那個村庄溜烟 便向那各村庄去討要 吃飽了照例去破廟中睡覺 這些人既可恨又可憐 想他們還有什麼好話說呢 雖然古人於卑賤的人說話 也要留心考察考察 (好察邇言) 更不得因這個人不相宜 便看不起他的說話 (不以人廢言) 這些人不幸作了乞丐 或者也由於自取 從來人窮反本 古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這些人窮困已極 生趣僅存 未必靡有幾句良心話 況且這些人並非生來就是乞丐 爲什麼同此耳目 同此手足 三百六十行 偏偏一行都不會 專門要作這沿街唱蓮花落的生涯 既然到了這步田地

講演彙編

短篇演說

五

講演彙編

短篇演說

六

諒必也有一番感情 十分懊悔 今日他們聚會在一塊兒 那能不說些忠告之言呢 想到這裏 遂揀定一大塊石頭 權充一個旁聽席 這聽話的人 自己也權充一個新聞記者 直過了一個更次 才寂然無聲 他們所說的話 都是自畫招供 毫無欺昧 在聽的人 也想借他們的一席清談 喚醒迷夢 轉回廬所 仍把他們的話 拉雜記載出來 至於說者姓名 一時無考 只好用甲乙丙丁幾個字 做那趙錢孫李代名詞了

甲丐說道 天氣慢慢兒冷了 那一股子風吃到身上 很是難受 總是熱天日子好過

乙丐說道 不錯不錯 白晝還覺罷了 一到晚上 這平地的磚坑臺兒 真是比石頭還冷

丙丐說道 只要肚裏吃飽 晚上生些火兒 漫騰騰地暖烘烘 倒還容易

丁丐說道 很難很難 遇看良善人家 還給我一個錢兒 一塊餅兒 有許多不行方便的人 不但 不給些吃喝 反怪我年力精壯 不去做些生活 我逢人便受搶白 每天如何能吃個飽呢

乙丐自恨道 肚裏吃不飽 身上冷難受 不知道前世裏種下什麼冤孽

話靡說完 接連好些人 大概就是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丐了 個個都捶胸頓足 自怨自艾 帶着 嚶嚶啜泣的聲音 想必是都滴幾點窮眼淚

甲丐連忙說道 各位老弟別生氣 這些苦楚 細想來大半都是自尋煩惱 還要怪着自己 再莫向

前世裏懣怨

各丐聽了都無言語 停了一會兒 各人漸漸叙出乞丐歷史

甲丐先說道 我的毛病 只犯着一個懶字 從前家道小康 只要我能做苦 也不致於討飯 誰知

那個時候偏好自在 每天睡到日中才起身 種下穀怕去鋤 田地裏野草 比起真正田禾來 還要

茂盛幾倍 每年收成 人家一畝地得一石 我只能得二斗 歷年費用不足 魔法兒借債 利息又

大 咳 可憐我並沒賣一畝地 就是這積日累月的 便把田地剝算完了 才落得這個勾當

乙丐說道老哥你我兩人的毛病 確是個對品兒一般大 你是懶惰我是奢侈 自小好耍排子 嘴兒

是很饒的 身兒是很酥的 尋常過日子 粗米淡飯 我食不下咽 布衣小帽 我不肯着體 吃穿

的講究 還是小事 記得討老婆用過銀七八百元 給孩子做滿月 用過銀二三百元 葬雙親搭棚

唱戲 用過銀一千餘元 通盤合算 計一月的入款 不够十日的消耗 一年的入款 不敷三個月

的揮霍 平常慣了 晚上睡覺 不息燈火 偏偏那一晚靡防備 一座住宅 化爲焦土 常言道火

燒當日窮 的確不錯 今日想要節省銀錢 已是無錢可省了

丙丐 插嘴笑道 哈哈聽說我的仇敵 於今已斷命了 甲乙戊己各丐連忙問道 是誰是誰 丙丐

答道不是人 就是害了咱們中國數千萬人的鴉片煙 我今日墮落丐籍 都是他害了我的 咳 就

是我到了這步田地 他還纏擾的不休 到處隨身的瓦燈盞兒 紙燈罩兒 直鬧了數年之久 去年才和他斷絕關係 聽說現在鴉片禁絕 這豈不是除了我的仇敵嗎 我實在高興

丁丐接着說道 怪怪怪 你的仇敵是毒物 我的仇敵是婦人 幼年時候 還沒有出書房 就讀熟了一部嫵經 從此風花雪月 流蕩忘返 那知銷金窟裏 兒女情長 按劍牀頭 英雄氣短 當日整千整萬的揮霍去了 於今一文也借貸不來 只剩得襤褸衣衫 羞見故人 落魄江湖 十年一覺 你說可憐不可憐呢 乙丐說道 這位老弟 未免多情 恰好像戲上演唱的那個鄭元和 日走街頭 口唱蓮花 真是才人末路了

戊丐驀然說道 你這些念過幾句書的人 說話斯斯文文 很不容易懂的 聽我這粗人 說幾句粗話 我從小不愛讀書 專愛逃學 因此上了三兩年學 只能認得扁擔長的一個字 後來習學生藝 到一家鋪戶 清早掃地擦棹 把牆上掛的那暫記賬粉牌拭去 大受了一頓撻罵 攆出門來 後來又到鋪戶 還鬧了個岔兒 把一張一百吊錢的票子 當作無用字紙 搓成紙燃兒吸水烟 因此把飯碗兒又丟了 百樣事都做不成 可怪可怪 有一樣事一看就會 你道是什麼呢 就是玩錢這一道兒 骰子牌寶 樣樣精通 誰知久賭神仙輸 把一分家業零零碎碎 被幾個花骨頭送着去了 今日一條單褲 險些穿不上腰 這是不識字的人兒下場

話剛說完 只見一丐大步 向前勢將用武 罵道你去年還欠我賭錢二十吊 只今未給一文 偏你不羞 敢在這裏多嘴 我要與你拚個死活 急得衆人向前擋住 左說右勸 才算靡事

已丐說道 我的毛病 與你們都不相干 不是不勤不儉 也不是嫖賭吸煙 壞事處只好合五馬長槍的朋友結交 有時而喝酒猜拳 有時兒遊集逛會 那幾個盤川 都算我從前一筆最重要的開消 原靡有什麼意思 不過想借他們拳頭大些 好保護我的身家 那知這夥人不爭氣 平空託人搶人 犯了案把我又連累在內 我只得用三十六計中的上策 一溜煙跑到這裏 今日受這罪苦 只怪我交人瞎透了眼睛

庚丐說道 你們都說自己的短處 我偏要說我的長處 我的長處 就是力量很大 只愛合人打架 不管闖禍大小 說着便手指戊丐道 我與他討賭博賬 也是我舊病復發了 我原在本鄉打傷了人 吃了幾回官司 坐了幾年監獄 今兒片瓦無根 作了乞兒 又還是個惡討 也挨過幾回飽打 辛丐說道 前清時候 我在本縣裏當過一名差役 一票到手 總要弄幾百吊錢 稍不如意 就要鞭打繩拴 那管妻哭子號 鞋腳錢也要 酒飯錢也要 從此人給我贈個綽號 叫做什麼爬地虎 那知做歹事的歹事就來就他 偏偏受了一宗賊款 被人告發 知縣當時重打一頓 把我革退 永遠不准充當差役 從前所弄的銀錢 去得容易 今兒才到了沒財的地步

這些人說畢 只見王丐低頭不語 像是害羞的樣子 庚辛二丐問道 老弟說吧 還有什麼難見人的事呢 王丐嘆了口氣 說道大家別笑別笑 我原是個騙子手 生性最好遊蕩 走遍了山東河南兩湖三江 只憑着不用錢的本領 或是賣假藥 或是粧算命 不過哄幾個傻子便了 前幾年在山西省做了個假錢票兒 後來不幸破案 押禁了幾個月 從前走過的地方 也都認得我 人既騙不成 因此才討要着吃的

落後癸丐說道 我在鄉間 專好在衙前看熱鬧 只有幫人打官司 能够遂了我的志願 因此上看見村莊某人合某人 有些膠轕 我便去唆起他告狀 替他尋歇保 替他遞呈詞 就是懦弱無能的人 也要上我的當 他們兵連禍結 我便從中漁利 很覺高興 誰知那一年來了個官 訪知我的行事 說是訟棍 拘鎖到案 辦了罪名 充發出來 逼的我走了這一條路 真是悔也悔不及了 各丐一齊說畢 甲丐說道 細聽各位兄弟說了一遍 可見都由自取 人常說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咱們從今向後 快快改過才是 夜已深了 收拾睡覺吧

這般乞丐聚談的話 都是現身說法 入情入理 你看他們的歷史 或是懶惰或是奢侈 或是嫖賭吸煙 或是結交匪類 或是爭鬪騙錢 或是惡差惡棍 想來大概不錯 古人常說 前邊翻了車 後來的車 就要小心一點 前車之覆 後車之鑒 我只盼望後來的人 不去作這些下流的事 那

乞丐就一天少似一天了

因羊而訴訟之人必至反喪一牛（德意志）

坐而食之雖山亦空（本國俚語）

知之甚易行之則難（本國俚語）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亞力山大）

十事之半通不若一事之精通（英吉利）

腹之黑不若顏之赤（心之醜劣於顏之醜）（葡萄牙）

實事優於理論（英吉利）

人若自愛過甚決不爲人所愛（英吉利）

同嗜好爲愛情之基（英吉利）

孝 姑

聞氏紹興兪新之妻也（元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

尙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一身二夫烈

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令誰視

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

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

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

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兪母

集會結社說

章 燭

近來社會裏邊 有最流行的兩件事 什麼叫做開會議啦 結團體啦 開會議在法律上稱作集會 結團體在法律上稱作結社 這種舉動 宗旨各各不同 有正當的 亦有不正當的 正當的就受法律的保護 不正當的就受法律的干涉 待敵人分別述來 給與諸位聽聽

約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 人民有集會的自由 可見集會 是人民自由權的一種 天下事理最複雜 人類意見 亦最不一 因議論一定事件 得多數人公共的同意 擇定一場所 藉此談判或表決 這就是集會 從形式上看來 無異乎結社 但是性質 却各不同 因集會是一時的 而結社是永久的 所以我國結社集會律第二條云 本律稱集會者 凡以一定之宗旨 臨時集眾公開講演者 皆是 看此條文中臨時兩字 明明有一時的意思在內 至於集會的種類 分作政治上集會 公事上集會 以及私事上集會 這是就事情分別集會 此外更分作屋外集會 屋內集會 這是就場所分別集會 這些可無容細說 但是最要緊的 開會的宗旨要正當 要是像哥老會 三點會等類 那都是盜匪的行爲 法律上當然要禁止的 不但這樣 就是開會極正當 如集會的人 攜帶軍械 兇器 亦得絕對禁止 大概開會的手續 不論那一種 照文明國通例 發起開會的人 當開會的

前一月 總得把 (一)宗旨或事由 (二)會場 (三)開會的年月 (四)發起人姓名履歷住址

(五)現有入會人數各項必須一一呈報會場所在地的警察廳 到了開會的一天 巡警或是地方官廳 爲維持公共的安寧起見 得以在場監督 如有違背法律的舉動 輕則量加限制 重則飭令解散 約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 人民有結社的自由 可見結社 又是人民自由權的一種 結社是多數人 結合 因人人同意 有一定公共的目的 且以繼續下去爲要件 我國結社集會律第一條云 本律 稱結社者 以一定之宗旨 聯結公會 經久成立者是 看此條文中 經久兩字 明明有永久的意思在內 至於結社的種類 分作政治上的結社 同公事上的結社 關於政治上的結社 目的專在 議論國是 影響恒及到致務方面 監督的方法 所以亦極嚴 如大而政黨 小而政社 在國法上 本許人民自由結合 藉此爲行政的一助 但所議政事 如果有違背國憲等情 例當特別去監督 免得發生內亂 動搖國本 關於公事的結社 目的在研究關於一私人的事業 同一般公共事業 比如維持孔教之設孔教會 跟教會之說教 以及興改良社會等事業 特行結社 酌議進行等法 這種結社 很於國家有利益 結社中所絕對禁止的 就結社集會律 第二十一條所規定的 秘密結社 這些結社 大概有危險的性質 所以歷來嚴禁 此外取締方法 極嚴重的 就是政事上的 的結社 凡政事結社 必須將 (一)宗旨 (二)名稱 (三)社章 (四)辦事處 (五)設立之年月

日 (六)首事人佐理人姓名履歷住址 (七)辦事人姓名履歷住址 (八)現有人社人數等事項 詳細預先呈報于所在地的官廳 更有一層 凡加入政事結社的人 特有限制 並不是人人可以加入的 如 (一)軍人 (二)巡警官吏 (三)僧道及其他宗教師 (四)教習學生 (五)男子未滿二十歲 (六)婦女 (七)剝奪公權或是停止公權的人 (八)不識文字的人 一概不准入社作為社員 至關於改良教育實業等公事的結社 但得呈報官廳 並無何等制限 因這等結社 愈擴張愈有利 益 如亦從嚴取締 便於國家進化上、有幾多阻碍了

諫汝過失之人是愛汝者也(希伯來)

愛情不能於市場上求之(英吉利)

不愛我之人我反愛之不呼我之人我反應之是無益也(西班牙)

愛與明不兩立(法西葡)

教子不要溺愛

明朝有位趙大佑他父親做廣陵太守的時節他年紀尚幼跟在衙門裡侍養有一年冬天裏晚上大佑在書房讀書借了一個火爐子烤火被他父親看見了登時就教道他年紀輕的人應該要習學勞苦爲甚麼這點子寒氣就熬不過咧快快把火爐息了你要知道朝廷上的大員每每的當着霜天雪夜還要冒冷上朝替公家辦事你這個小孩子就是享福的時期麼大概年紀不老就享老人家的福一定會活不到老這話你一定要記着大佑聽這一席教訓的話刻刻不忘後來官拜大司馬之職這不是他父親不溺愛的效果嗎

釋報律大意

章 炯

約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人民有刊行（出版）之自由 刊行的意思 就是使用機器或化學方法 印製文書圖畫 公然發行 供人閱看 可知文書圖畫 是一人的意思表示 但是意思表示出來 有好就有歹的 好的固然有益於社會 歹的那就有害於社會 所以文明各國通例 對於這出版一事 有的並不干涉 如一人所有的製作 有的必須干涉 如一紙可印成無數 普徧於人目的就事 國家對於刊行最注重的 是新聞紙（報紙）琉球各國 靡不把報紙一種 看得極重 所有政府所發的命令 議院所出的裁決 大都須先經報紙的贊成 然後能够推行出去 一無阻礙 英吉利國且把報紙跟貴族牧師平民列作四大階級之一 這因報紙足以開發智識 勉勵社會 關係一國文明進步 最算得重要 但是天下的事情 有了顯然的利 就不能免無窮的害 激揚清濁 報紙實有代表輿論的功績 顛倒是非 報紙便有淆惑民聽的壞處 因這原故 各國對於報紙 一概特立專例 制限報界 不准軼出常軌 如俄羅斯瑞士那威等國 在刑律或違警律中 明定報紙的言論 如有不合的地方 且有相當的處分 可見報紙的關係 既然重要 取締的方法 亦就嚴厲啦 我國自有報紙以來 亦照外國成規 專訂報律 但是報律定的過嚴 報紙的刊行 勢必日就減少

講演彙編

法令淺釋

十七

大足爲文明進步的障礙 報律定得過寬 報紙的議論 勢必日就放肆 又足爲搗亂社會的利器 所以我國報律 至今屢訂屢改 大旨反正發行報紙的人 必須呈報該管地方官廳 一經官廳許可 方能刊行無阻 且呈報的時候 必須附繳保證金報紙的社員 如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的姓名履歷及住址 固然當呈報於前 又當載入於每號報紙 每日發行的報紙 應於發行前一日晚十二點鐘以前 月報旬報星期報間日報等類 均應於發行前一日午十二點鐘以前 送交該巡警官廳 或是地方官廳 隨時查辦 查辦是什麼意思呢 因報紙的內容 按照報律 有許多不能登載之處 如淆亂政體之語 擾害公安之語 敗壞風俗之語 以及洩漏外交的密秘 軍事的機宜 或是公然判論審判衙門預審事件 或是有心替犯人辯論 又有並靡有宣布的公文 預先宣布 這對於報紙 官廳概當加以特別制限 亦無非是防止危害的意思就是了

如上所述 是對於公益一面而說 再就私人而論 報館亦當負完全責任 比如登記關於壞人名譽的事情 一經本人或是關係人聲請更正 或淡登解誤書函 報館不能收費 應即於次號報紙 照函登載 如果辨誤字數 過了原文二倍以上 准照該報普通告白例 計收字費 以上一切 報律中載得極詳 但是報紙如不關於政治的一類 取締的方法 便覺稍寬 比如文學雜誌 及各種科學專門雜誌就是 又凡通常各種書籍發行 末頁必列入著作人 發行人印刷人的

名姓

總之刑行是約法上所規定的一種自由 刑行而有違背法令的限制 則在司法上 當受罰金或是徒刑的處分 在行政上當受查封或是停職的制裁 今既號稱共和國民 關於這種朝夕所見的刑行品 豈可不知道他的關係麼

忍心而待好運之來自克逢絕大之好運(有大屈便有大伸)(英吉利)
得好運甚易支持好運甚難(拉丁)

吾人能與年長者為友幸福也(英吉利)

少年時代覺自己已有失行者幸福也(英吉利)

不幸二字乃吾人之良師(德意志)

將自己不幸之事付之一笑乃大丈夫之所為也(丁抹)

柳母和丸

唐代柳公綽妻韓夫人家法整肅爲摺紳楷

範他的兒子仲郢喜好讀書韓夫人曾和熊

瞻爲丸使仲郢夜咀嚙以助勤苦後來仲郢

歷官清顯爲一代名臣平生所讀之書全係

手抄小楷沒有一筆苟且你看古人讀書直

至夜深還用興奮藥品去助精神何等辛苦

但是未免太耗腦力我們雖不必泥定去學

只是那仲郢讀書不知厭倦柳母愛子不以

姑息真正是我們所當學的地處

我國民族之特性

朱景珂

我中國的人民 在世界上屬於黃色人種 但是再往細裏分 卻又分爲五大民族 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漢滿蒙回藏了 這五大民族 論他的特性 固然是各有各的不同 但統而言之 我國民的特性 實有二種 怎麼叫作特性呢 就是我國民特有的長處 外國人所跟不上的 因爲有了這特有的長處 所以我國的人民 從數千年來 到今日仍是不弱 我國的國家 從數千年來 到今日仍是依然存在 都是全靠著特有的民性 纔能够如此 究竟是那兩種特性呢 諸位請聽等我慢慢講來 我國民族第一個特性 就是同化力 我國土地是極其廣闊 人民是極其衆多 原來並不是一國一族 初本在黃河兩岸數省地方 算我民族發源的所在 後來經數千年 許多聖賢豪傑的創業垂統 纔能將漢滿蒙回藏五大種族 合成了現在這麼一個中華民國 但是一國的民族 竟有四五種之多 豈不要像一盤散沙一樣 誰知道按著實際上看去 竟如同把金銀銅鐵錫五種金屬 鎔化在一個爐內一樣 如漢滿回三族 早就文字言語等習慣相同啦 就是蒙藏二族 如今也漸漸用我國文字及言語 將來勢必至如我輩一樣 如此看來 這同化力實在利害得很 我國民族有這種利害的同化力 也著實可驚可異 這種同化力 外國人常常嘆服的 常常說全地球上的民族雖然不少

然而有這項同化力的特性 却除掉我國 沒有別國可以趕得上的 可見這同化力 實在是我民族所獨具的了 所以說是我國國民的特性 我國民族第二個特性 就是自營力 怎麼叫作自營力 就是自己顧自己的一種力量 俗語說各掃門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也就是自營力的意思 我國人富於這種自營力 也可以算得獨具的一種特性 怎麼說呢 你瞧我國近二年來 政治是遭透啦 不但政府沒有保護人民的能耐 並且要種種的苛待 至於僑居海外的 更不必說 受外國人種種凌虐種種禁制 除掉忍氣吞聲以外 絲毫也不敢發作 照這樣說來 我國人豈不是萬難振作了嗎 然而在本國的 仍是極力種作 熱心經商 生齒仍是蕃庶的了不得 在外國的 那殖民通商的勢力 仍是日盛一日 不可厚侮這個自營力的特性 也就不能不算是一種特長了

以上所說的两種特性 並不是本員在這兒自己瞎說 實在是我國民族中獨具的千古不滅的國粹 諸位聽了 千萬不可要自驕 也不要自喜 更不要自滿 終要愛護這種特性 大家知道擴充這種特性 急起直追 什麼瓜分啦 亡國啦 貧啦 弱啦 許多的難關 許多的憂慮 都可以不怕了 都可以有救了

說改良農業

錄浙江講稿選粹

咱們中國自從神農氏教民五穀以來 這幾千年裏都是很重農業的 然而那些農夫們却很不得氣 無論什麼 祇守着一個古板法兒 不知道改良 所以到了如今 務農的人雖多 農產却不見得富饒 你們要知道農業是立國的根本 咱們吃的穿的 都要從這裏出來 而且近年我國人口正在繁殖 吃的穿的都是增加 若農業再勿改良 大家就要靡得吃靡得穿了 講到這個情形 豈不可怕的很嗎

有人聽我這番言語 暗暗說道 這務農的法兒 是幾千年前聖人造下來的 咱們祖祖宗宗 都照這個法兒做去 却也不聽說餓死一人 偏你信了外國人的言語 要說改良不改良 咳 列位 世上無論什麼事情 有歹的才有好的 有好的還有更好的 所以從前說好的 現在說歹了 現在說好的 換了一個時候 自然又不合起來 這是什麼緣故呢 因為時刻逐漸的變換 百姓就逐漸的聰明 各項事情 也應當逐漸的改良 方才合得時宜 若祇是一味的保守 恐怕在當今五洲交通優勝劣敗的時候 實實有些站不住呢

最可憐的咱們中國農夫 有句口頭言語道 今年年成不好 問他這年成不好的緣故 無非爲着天

災 或者爲着虫害 然而這種災害 都可以用法兒防備着他 偏那農夫們總說這年成是天賜的 一有荒年 都說是天意使然 無可奈何 所以弄到後來 荒年越多 農產越少 百姓越貧 國家越弱 這才真真對不起那教民五穀的神農氏呀

但現在却也有人知道這改良農業的好處 不過靡有知道法兒 不能夠實行罷了 所以我把極容易要緊的幾件事項說了出來 使得大家都好知道知道

(甲) 土壤的改良

(一) 土性 識別土性 是農學裏第一步功夫 大家都該知道的 土分三種 極鬆的叫做沙土 極硬的叫做膠土 不鬆不硬的 叫做雜土 雜土是最好的土壤 一切種植都適宜的 那沙土不能含水 下雨後數分時 地面就乾了 須常壅河底的淤泥 方才適用 膠土最難耕種 地面一乾便硬 一濕便黏 須把生石灰壅在地面 用水澆了 再把鐵耙掘過 使土壤同石灰相和 這個法兒 隔六年或是八年 一用功效却是不小

(二) 耕耨 田地都宜深耕 如石灰壅過的田地 越是不宜淺耕 但每年所耕的深淺 却不該相同 如今年耕至七八寸深 明年須耕至五六寸深 今年五六寸深 明年就七八寸深 若是每年都耕至七八寸 那七八寸以下的土壤 恐要變成硬塊 種子落在上面 就不能生根了

(三)通水 每田十畝 四圍掘一深溝 寬一二尺 深三四尺 用碎石來填了 高出田地的上面 如遇土壤太濕的時候 那碎石就把水分汲收去了 如遇太燥的時候 土壤又把水分汲收過來 或者到了大旱大水的時候 非得開通河道 建築壩閘不可

(乙)種子改良

(一)藏種 藏種須要得法 太溼太燥 都不相宜 宜在通風的屋裏 靡有日光照着地方 在梁上掛了起來方好

(二)選種 藏種得法 方好選種 凡隔年的種子 萬萬用不得的 顆粒要大 分量要重 最好用鹽水選種的方法 這方法將鹽溶在水裏 過二三日後 把種子放在水裏 略擾數下 時候不可過長 那好的種子 自然沉在水裏 選種後赶快用清水來把種子洗過 便可以用得了 但選種的鹽水 也有濃淡的分別 如小豆豌豆玉米這一類 鹽水宜濃 稻大麥大豆這一類 鹽水宜稍淡 菜菔薯苔這一類 鹽水宜極淡 雖用清水亦可 這濃淡的度數 大約稻同大麥大豆 每水一斗 用鹽四升左右 用此作準 加鹽便濃 加水便淡了 農夫們如要種一作物 不知道選種鹽水的濃淡 可用一器 將小麥種盛滿了 稱過分量 然後將此器盛滿要種作物的種子 看他分兩同那一類相近 便把那一種鹽水的度數來選種 這才不會錯誤呢

(三)換種 凡作物的種子 必須更換 若常用一地方的種子 收穫必定漸漸減少 所以農夫們須要在各處求種 但求種的地方 氣候土壤 必須與本地相同 或者在氣候比本地寒冷 土地比本地瘠薄的地方求來 方可得用

(丙)種植的改良

(一)停種 一塊田地 年年種植 收穫必要減少 農夫們宜將所有田地分作幾份 把一分輪流停種 譬如有一田四畝 第一年停種第一畝 第二年停種第二畝 第三年停種第三畝 第四年停種第四畝 到第五年仍舊停種第一畝 照這樣停種過去 地方能得休息 便不會歉收了 但停種的田地 也宜略種菜蔬 免得野草蔓延起來 就是農夫們在這停種的田裏 也不致一無所入了

(二)輪種 停種的道理 同停種的方法 上面已經說過 待我再把輪種講來 怎樣叫做輪種呢 就是一塊田地 年年專種一種作物 後來也要歉收的 必須要把田地分作幾份 先種根長的作物 (名深根類)再種根不長不短的作物 (名中根類)再種根短的作物 (名淺根類)然後停種 這樣輪流種植起來 恐怕年成一年 要好似一年

(丁)肥料的改良

(一)人糞尿 我國農夫門向來把人糞尿 當作主要的肥料 所以我把人的糞尿用法來說給列位

聽聽 第一切勿用新鮮的人糞尿 須先貯在窖裏 待到醱酵以後 方可澆在地上 第二人糞尿醱的時候 窖宜蓋好 勿使通風 第三人糞尿裏面 須放生石灰少許 第四初發芽的作物 人糞尿宜多澆 以後澆量宜少 回數宜多 這四種用法 都是統可行得的

(二)青糞 未曾枯死的植物 將他壓在土壤裏面 當作肥料 這叫做青糞 施用青糞最簡的方法 就是在田地未種作物的時候 先種野扁豆芥菜這種容易生長的植物 待開了花 便用鐵耙掘過 把植物埋在土裏 數日以後 這種植物醱酵起來 便是一種極好的肥料了

(三)禽糞 我國用禽類的糞 向來多用在大麻棉花這種作物上面 其實把禽糞放在窖裏 待到醱酵的時候 用水來和了 一切作物都適用的

(四)獸糞 獸糞裏面要算羊糞最好 馬糞第二 但馬糞性熱 宜同性冷的牛糞混合起來 澆在地面 方才有益 惟豬糞獨用 農產要含豬臭 應該和在別種肥料裏面方好 其餘如犬騾驢馱這種的糞 都也用得的

(五)石灰 石灰是一種間接的肥料 功效甚大 然施用失當 害處却也不小 所以大家應該講究他的用法 第一石灰壅在地面 切勿有厚有薄 第二施用石灰時期 宜在秋季耕過時候 切勿在春季播種以前 第三百畝田地 平均用石灰二十畝 土壤輕鬆的地方 宜略為減少 第四土性膏

腴的田地 可以不必施用

(六)灰 如草灰木灰這一種 並非完全的肥料 所以功效是極少的

(七)鹽 凡種作物如用肥料過多 往往有枝葉茂盛 結實減少的弊病 若把鹽塗在地面 便可免這弊病 但是不宜多用 且要極淡的鹽水方好

(戊)驅害虫的改良

(一)深耕 凡田地收穫以後 必須深耕一次 免得害虫繁殖起來 因為害虫不在地面 就在植物的根裏 深耕過了 不但地面的害虫壓在土裏 就是根裏的害虫 也被翻了出來 如遇烏鵲飛過 豈不立時啄盡嗎

(二)除草 凡害虫的種子 多生在田地四旁的雜草上面 所以到作物收穫以後 那四旁的雜草 必須連根除去方好

(三)誘蟲 凡害虫的蛾 必定喜近火光 宜在田地四旁放一大盆 盛滿熱水 水裏放一鐵鍋 把炭在鍋裏燒了起來 又在鍋裏放一鐵架 架上再放一鐵鍋 把柴放在鍋裏來燒着了 然後將細竹桿 把苗葉輕輕一拂 那蛾便都驚起 向着火光飛去 落在熱水裏面 便斃命了 這不是一個驅除害虫的絕妙法兒嗎

列位上面所說 並不是紙上空談 却又不是在下說謊 都是實實在在可以行得的 列位不信 好在所說的事情 都不費着大資本 不妨去試試看

處繁榮以謹慎爲主旨處患難以忍耐爲主旨(葡萄牙)

不能逃避之不幸祇可一笑付之而已(英吉利)

逢不運之後始知好運之足貴(英吉利)

與其損壞船體不若失去一錨(和蘭)

自信爲勇氣之真髓(英吉利)

別

江 南有

一女子

父繫獄無兄

弟供朝夕女與嫂

嫌

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

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

子招入帳者嫂從之女曰男女別

嫌阿家為誰而可入也獨露宿

愼

草莽中行數日竟為蚊噉

而死筋有露者土

人立祠祀之

微

世傳為

露筋

廟

勸爲朋友者

李法先

交朋友是人生不可少的一件事 也是人生最要緊的一件事 所以交結的時候 要慎重 不要造次 須選擇個清楚 只交此端正樸實的人 萬不可交那滑頭們 荒唐鬼們 尖酸刻薄的人們 既然結交以後 當永遠待以朋交之道 好如親兄弟 萬不可時鬧意見 傷了感情 現在的人們 朋交之間 往往弄出多少不得的事情來 貽人話柄 甚至於數年數十年的交情 或因一事不合 或因一言不投 便反眼如不相識 有時密交 變成仇敵的也不少 這些不好的樣子 都因他們不知朋友之道的緣故 所以在下今天就講朋友之道 勸導勸導者些爲朋友的 大家須要仔細聽聽纔好

第一要勸朋友學好 世界上好事很多 所以勸朋友學好 也不專指一件事 也當隨朋友的身分而定 譬如朋友是個做官的 便勸他興利除弊 朋友是個求學的 便勸他恒心毅力 朋友是個做買賣的 便勸他重信用 朋友是個種莊稼的 當教他尙儉樸忍勞苦 防備水旱歉荒 至於勸朋友孝順父母 勸朋友尊敬兄長 勸朋友和睦鄉里 勸朋友敬老憐貧 都叫作勸朋友學好 能勸他學好 信仰自然越真 交情自然越厚 還有絕交的過慮麼

第二要勸朋友改過 過的種類很多 朋友有那樣過處 就勸他改那樣 譬如朋友有冶游的毛病

便把者冶遊的壞處 像費錢咧 不名譽咧 沾染穢毒咧 須要一樣一樣的苦口婆心去勸他 又如朋友有賭錢的毛病 便把者耗財傷身 犯法敗俗 凡是賭博的 種種害處 都要痛快淋漓的 指點他 讓他趕快去改 更如朋友有酗酒的毛病 當給他說此酒有害衛生 萬不是設身處世所常用的東西 並且醉後容易招是惹非 以上所說 都叫作勸朋友改過 像這樣子 朋友一定是很願意的 就是當時有點不明白 不甚願意 以後覺悟過來 一定也是感恩不盡 還有絕交的過慮麼 第三要始終如一 朋友們不能始終如一的很多 發生這樣毛病的原因也很多 一由於厭舊喜新 有一種人初交的時候 是很高興很親熱 出妻兒子呼兄喚弟 總算是很密切了 但是日子一久 情誼也疏了 來往也就要淡了 自然不能始終如一了 二由於嫌貧愛富 結交的時候 他的意思或是巴結個差事 或在傍吃傍喝 或是希圖借貸川還 所以他看着那個朋友闊 他就百般的逢迎附合 今天兒纔來 明天又會 整天在一塊兒厮混 說話不敢占上風頭 做事須看朋友的顏色 朋友說某人好 明是自己不贊成的人 也不敢說出個壞字來 朋友說某事是 明是自己不滿意的 事 也不敢說出個非字來 還要時常送些禮物 以博朋友的歡心 以顯自己的厚意 其實他並不一定贊成這個朋友 他全是羨慕這個朋友的錢財勢力 等到朋友一個時運不好 下了架 他自覺着無甚麼光沾他 就該變樣子啦 就不在這下架的朋友門裏混啦 這下架的朋友 就請他也請

不來啦 他並不是從此不交朋友咧 他不過另擇個高枝兒攀攀 這都是不能始終如一的原因 也正是丟面子的原因 人們若把那些不好心腸去淨 能够始終如一 一視同仁 相交以義 還有絕交之憂麼

第四不要互相猜疑 既具真朋友 就應當推心置腹相對待 平常日子 說話周到不周到 照應圓滿不圓滿 都不當攔在心上 只要直言直語 萬不要些曲折無用的話頭 不料有一種人 性多猜疑 朋友稍有疏忽 他便胡猜亂想 甚且造些謠言 甚麼看不起我啦 厚一個簿一個啦 無中生有 枝上添葉 吹毛求疵 鑿縫找隙 衆位想想 常在一處的人 誰能免的了有不甚周到的地處呢 要爲這小意思 就丟了面子 豈不是不值麼 所以打算交朋友 這個毛病 一定要去掉的 能勸朋友學好 能勸朋友改過 纔算是真朋友哩 能始終如一 能不互相猜疑 纔能越久越厚哩 朋友之消如此 在下今天所以勸爲朋友者也如此 衆位若有不信的 可把這番話記在心裏 對着朋友 體驗體驗 就知在下今天言之不謬啦

斯巴達婦人愛國

古時歐洲有一個強國名叫斯巴達他國所以能

強的道理在人人都有愛國的思想他那國的婦

人愛護國家心思尤爲至誠凡有了兒子的遇著

國家徵兵的時候都要預備鐵棍一根給他兒子

好與敵人打仗以保衛國家並且囑付他兒子道

這回出征定要捨命一戰如要勝了仍然可帶此

棍回來倘不幸失敗你也要情願戰死等國家派

人去收你死屍就用此鐵棍拾回你來我那時才

喜歡啦那些當兵的男子因受了他家中母親的

教訓到了打仗自然拚命一戰絕不敢貪生怕死

所以斯巴達在那個時候才爲歐洲第一個強國

求人不如求己

選陝西模範通俗教講演所講案

前清道光時候 川藏之間 有個大寺 香火極其茂盛 施主往來絡繹不絕 寺內一位方丈和尚 管領著數十名徒衆 房屋田產 富甲一方 就算是極熱鬧的一個寺院 再說附近村落 有一座破廟 平時也無香火 也無布施 內中只有一個住持僧人 靠着募化度日 雖然孤寂冷淡 却也算是清苦焚修 要和那熱鬧寺院比起來 貧富便覺有天壤之別 當然說是荒山古剎罷了

却好這破廟裏的僧人 和那大寺裏的和尚 當初原是同門師兄弟 雖然貧富不同 倒還彼此時常往來 互相照應 有一天 這僧人對那和尚說 我們一般坐家念佛 畢竟沒有多大功德 我會聽人說 南海普陀巖 原是觀音大士 證果的靈路 又係中國名勝地方 我想前去走遭 一來朝山頂禮 二來雲遊適性 這幾日便要動身 故來給你說聲暫別的話 和尚聽了 便笑道 師弟你怎麼做事太不思量 我們此處到南海 至少也有四五百里路程 你若要去 可有許多盤費呢 僧人道 我並不要什麼盤費 我只帶一口鉢盂 一條禪杖 就能够到南海了

和尙聽了，益發哈哈大笑道：「你說得這般容易，却不知我也久有此心。要到南海走一回，但我想先從這裏起，早到重慶，搭一隻江船，然後順流而下，統共計算水旱路程，至少也得三個多月，才能到南海。連去帶回來，路費至減也得三二百銀子。我從先也告訴過幾位施主，他們還都許下幫助我的盤費。又有幾家施主，還說他們各有在長江來往貿易的船隻，都教我趁他們的順船前去。所以我至今等着，要遇個機會才能動身。那裏像你空手空拳的，要走那多少路，豈不是甚難。」僧人聽罷，便也不再沒言語，過了兩天，他便打了行包，携了禪杖，拿了鉢盂，徒步出門，沿途募化，直往南海而去。

俗話說：路長怕慢走，這位僧人曉行夜宿，每日三十里也走一程，五十里也走一站，不知不覺走過三個多月，早到了南海普陀巖。他便去燒了香，拜了佛，又去遊覽山景，探訪古蹟，住了幾天，仍然轉回舊路，一步一步，復向西藏走來。這一往返，恰似半年天氣，早又回到破廟。第二天，便去大寺裏看他師兄，還送了許多從南海帶回來的異樣人情。那方丈和尙，見他獨自一人，竟然朝了一回南海，便自己心想：我因為指望着傍人幫助路費，帶挈脚程，直耽擱到如今，還沒動身，倒被他孤身空手的一個行脚僧，佔了先了。細想起來，實在愧慚。窮僧人能孤身朝南海，富和尙反不能，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呢？皆因方丈和尙，平時安享慣了，一舉一動，都是人伏伺。

偷若出門 便非車馬船橋不可 總得靠人 替他料理 所以行動便見作難 至於主持僧人 平時只一身一口 自做自吃 無論什麼事體 除過自己一身承當 絕不要傍人來幫 所以就是萬里程途 他只憑着兩條腿 一直走去 也覺得不算什麼難過 從此看來 可知凡事倚賴傍人慣了 到要緊處 總覺不可靠 若是自己勉力自強辛苦慣了 縱遇艱難險阻 也能捱得過去 衆位若還不信 再給你說個證據

戰國時齊國阿邑(今山東東阿縣西南)與即墨(今山東膠水縣南)的兩個大夫(如今之縣知事)雖然一樣做官辦事 居心却大不相同 阿邑大夫上任以來 也不去與民興利除弊 也不思量保衛邊境 趙衛二國 屢次攻取鄰邑地方 他也坐視不理 一味暗地裏巴結齊王左右親信的人 這般人受了他的賄賂運動 自然在齊王跟前 說他許多的好處 因此上他雖不理民事 反落得一個好聲名 即墨大夫到任以後 他卻實心實政的 爲國爲民 把即墨一邑 治得民康物阜 口碑載道 真有官吏不擾 盜賊不生的氣象 他卻從來不曾巴結齊王左右的人 所以這一般人 都不肯給他說好話 反捏造黑白 壞他的名譽 照這樣看來 似乎阿大夫佔了便宜 豈知後來齊王使人考查他二人的政績 盡把根底和盤托出 當面賞罰 烹了阿邑大夫 格外封即墨大夫 請看這兩人一樣做官 兩般結果 阿邑大夫 放下自己應辦的事不辦 一味求人保舉 一到水落石出 反害了自己性命

才知從前枉用心機 托人護庇 全然靠不住 還是即墨大夫 實事求是 只知道自己盡自己的職務 並不因人求事 畢竟大得便宜 所以我說凡人要立身成事 只須求己不必求人 英國有一寓言 說是一個百靈 在麥地裏生了一群小鳥 每日出外尋食哺養 有一日地主人和他的兒子來到地裏 看見麥子長的像鋪了一地的黃金 心中好不快活 便說道麥已熟了 快去請東村你伯伯 西村你叔叔 幫個忙來割麥 小鳥在窠裏聽了有些恐怕 一等老百靈回來 便如此這般告訴了一遍 催他快快搬家 老百靈却不慌不忙 但說孩子們不要怕 明天一早照常出門尋食 却吩咐小百靈說 如果主人再來 須留心聽他說甚麼 我回來時告訴我 停了數日 地主又來了 小百靈在窠裏聽得說道 我們的鄰居 至今不見來 麥已長足了 快去再請叔伯們來趕緊割罷 小鳥等他母親回來 急急告知 老百靈仍不發慌 說道還早哩還早哩 看他再來了說些什麼 你告訴我 數日之後 主人果然又來見麥子已熟到十二分 眼看顆粒要落下來 便決然定下主意 對兒子說 明天一准自己來割 再也不去央求旁人了 小百靈把這話告知老百靈 老百靈說我們走罷 這裏住不得了 因為他已打算自己來做 不在去求人 那是一定做得成的 這一段故事 便是說求人不如求己 禽鳥都知道這道理 人若不知 難道連鳥都不勝了麼

現在我們中國 聘顧問（是政府及各大機關聘請外國人預備不知便問的）請教師 借外債 招工

程 造軍艦 購軍械 輪船鐵道 郵電各種的材料 各種實業製造的機器 件件都仰給於外人 似乎我們一個倍大國家 連什麼都沒有的樣子 噯 不是沒有 總是我國人民不求進步 所以事 事要去求人 若是我們發奮自強 能够都有政治上的學識 便可以不用聘外人 作顧問 能够都有 學術上的經驗 便可以不用請外人作教師 能够自己生財 便可以不用借外債 能够技術精進 便可 以不用招外國工師 能够推廣製造 便可以不用買外國的軍艦槍械 能够工藝進步 便可以不用外國 各種機器材料 我們中國 本來地大物博 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 原可不必求人 無如自己不肯 實力講求 反致外人各種勢力 乘隙而入 即如我們陝西 延長的石油礦 據外人考察 說是將 來辦成了 足供全世界的取用 就這一樣看來 可知我們中國 既有這樣寶藏 將來還用去求人 嗎 但是現在的情勢 還不能空說大話 先想有甚麼方法 才可以不求人呢 我今敬告大家兩句 話 不要長存求人之心 還須增長求己之學

細絲不可懸重物(英吉利)

信賴自身則不爲人所欺(英吉利)

勸 夫 敬 兄

魏鐘偶失愛於其兄妻王氏
聞之治具延兄爲謝過呼二
兒使侍食焉兄鏘固俊爽士
歎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人
敗未聞以婦人全也吾弟婦
其賢矣哉一日鐘嫌（猶恨
也）其表兄之子曰卑幼也
乃數犯我王氏曰君母族惟
一息耳奈何不能寬容鍾覆
鉢稱善孫校成進士即莊渠
先生

人

滬市師範務局通俗講演錄稿

今天說一說人 人都有甚麼事呢 大概就是五件事 那五件哪 (一)一身的事 (二)一家的事 (三)一國的事 (四)活着的事 (五)死了的事 先說人一身的事 人自落生直到四五歲 這幾年如草木發芽 微弱稚嫩 是什麼事都不能做 只是仰仗父母教養 再過幾年 學齡已到 急當趁時求學 這個求學的時候 爲聖爲賢 爲蓋世英雄 爲千古豪傑 爲良將名相 爲製造大家 爲學問碩彥 全在這學年立根 爲盜爲賊 爲餓殍乞丐 爲無用廢材 爲受苦粗漢 總之千樣萬態 受罪的營生 亦在這學年立根 人這一身的事 亦只只四字了之就完啦 請問那四字 忠孝節義 再說人對於一家的事 家就像個小國 治家要奢要懶惰 不知富以裕家 強以固家 得過且過 只圖眼前快樂 不管後日喪亡 有錢的家 後輩不肖 把一個靠火的冰山 下水的快船 幾天兒就給了結啦 沒錢的家 越窮越懶 越懶越窮 吃不上穿不上 骨肉分離 鬧得四零五散 全是這窮鬧的 窮又是甚麼鬧的呢 就是懶鬧的呀 所以說懶者窮之坯 人這一家的事 亦祇是二字了之就完啦 請問那二字 勤儉 至於人對於一國的事 話可太多啦 說十年亦怕說不完 怎麼呢 皆因爲人這一輩子所做的事 全離不開國的關係 士農工商營業不同 細想起來 全

講演錄稿

人格修養

四十一

得住國的土地 食國的生產 用國的金錢 受國的治理 賴國的保護 就是衆人的一個大家 又像衆魚的一個大海 誰也舍不得離開的 比如一棵樹 國是樹本 家是樹枝 人是樹葉 樹本要是死啦 枝一定乾 葉一定掉 那是自然的理 所以國的盛衰 卽是家與身的興敗 還記得一個典故 杞人憂天 是杞國人發愁 怕天塌啦 沒地逃生 這話看起來 好像是愚 其實確是最智 天者國也 天塌卽是國塌 天塌人難逃生 卽是國塌人難逃生的意思 最好的警世話 簡直的說到家啦 那麼人於一國的事 究竟重要安在 在當兵 我願當兵 盡我國民義務 卽盡我與國的關係 人人敢戰 人人敢死 日本就得這個效力呀 當兵之外 還有納稅守法律 全是人對於國應該盡的義務 怎麼叫人活着的事呢 亦分兩樣 一普通事 二特別事 何爲普通事 卽如在家吧 能繼先祖基 能創後輩業 能謀生活不凍餓 能和家庭不分離 便是在家能盡普通的事項 卽如在國吧 能當軍人不怕死 能當公民不犯刑 能維持公益有熱心 能聯絡社會有毅力 便是在國能盡普通的事項 要說特別事 必得特別人 特別才 特別遇 纔能辦到 探險開闢生地 戰爭廣拓國疆 發明天地奧理 創造神奇器物(如火車電綫之類)等等事實 普通人是絕不能承當的 還得特別人方能美滿完全做得到這特別事 又怎麼樣叫人死了的事呢 按說人死了 亦即沒有事啦 豈知人死後的事 更沒完啦 大概這個事 係由名上來 從古至今 死後留

大名的人 多極了 那不常說的 先不必舉 就舉衆人都知道的 孔夫子是人都知道的吧 好幾千年 英名不朽 天地同壽 日月爭光 雖死猶生 亘古不滅 這就是人死了的事 人死名不死 若關壯繆岳武穆諸葛武侯文丞相等人 以及古今忠國捐軀烈士 都能留死後關係的大丈夫 至於我們平常的人 要比古來聖賢豪傑 那是容易比的 可也死後留個好名 讓人稱贊 別讓人唾罵 那纔不算與草木同朽 白活一世呢 這個關係 雖然在死後 可是總得在生前立志作個好人 人就這五件事 這五件事做足 即可大書特書之曰人

褒獎自己之人必爲極大之虛言者(英吉利)

一握之常識優於數石之學問(英吉利)

真實者寡言虛僞者多辨(德意志)

人不可無判斷力(英吉利)

勸

宋（六朝之宋）孫棘家世孝友時發

民丁戍邊棘弟薩當行棘妻許氏

謂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諉役小郎

夫

姑臨亡以小郎囑君今未婚娶家

道不立君今有三子死復何恨棘

詣郡請代弟戍邊薩自請行不願

愛

受兄代太守張岱疑其不實分置

二人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

請見兄弟二人都欣然奉命甘心

弟

就戍岱爲之請於朝廷免其戍役

實業譚

綦曉菴

石頭的工 (續前)

煤也叫石炭 是人類未出 草木茂盛 天地混沌 東海變為桑田 桑田變為東海的時候 壓在地裏 年久而成的 仔細查考這般東西 可以知道太古時代 地球不曉得崩裂了幾次 麻姑神仙說 他見東海三為桑田 我還笑他活的年歲少了 這煤按他生成的年歲多少 可分三樣 一樣是白煤 一樣是黑煤 一樣是褐煤 白煤 也叫無烟煤 生成的年歲最多 極其堅硬 並帶金屬的光澤 含炭最多 火力最強 黑煤 也叫瀝青煤 生成的年歲略少 色似黑漆 燒他就發長火苗 火力也好 褐煤 也叫草煤 生成的年歲更少 火力不大 這三樣煤 都是火食日用所不能少的 況且那白煤黑煤 又是那火輪車火輪船 合一些製造局的機器 他那個大鍋爐裏 所看做活命的 一時沒有 就一步不行 更是那煉金 煉銀 煉銅 煉鐵 煉鉛 煉錫 及煉一切金屬的局廠裏 所看做寶貝的 一時沒有 就一事不成 況且黑煤最好做氣 做出煤氣來 可以燒火 可以點燈 因為他比空氣輕 裝在輕氣球裏 球自上升 我們可以坐着上天 煤氣的做法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四十五

我可大略一講 從那黑煤裏頭 挑出發亮的來 放在歪脖子厚鐵鍋裏 不教空氣進去 外加大火 黑煤在鐵鍋裏 就慢慢的破裂 破裂以後 就漸漸的發出氣來 這氣就是煤氣 這個法子 就叫做乾蒸法 但是發出來的煤氣裏 還夾帶着一些無用 或是有毒的氣 不合點燈之用 必須先把他引到一個彎曲的冷管子 先教那煤黑油去了 再到那盛着濕焦煤的塔裏 把那一種臊氣叫做亞莫尼亞的去了 再到那鋪着綠礬的鐵櫃裏 把那一種臭氣 叫做輕硫的去了 再過了石灰水 纔成了乾淨煤氣 然後存在煤氣筒裏 筒口用不透氣的布蒙着 布上用陳東西往下壓 可以把煤氣送到要用的地方 煤氣有用 煤黑油也有用 可以做煤氣炭板 裝成電池 可以做易散油 洗淨餛髀 可以做石炭酸 爲外科聖藥 染料中也常用他 可見工業中原無棄材 要在你明白用他的 不明白 硫黃 常合各種金屬化合而成礦物 又常單獨出現在火山附近的地方 他那單獨出現的 常夾帶着沙土 須用乾蒸法 裝在厚鍋裡 加火 教他變成硫磺蒸氣 引到煉瓦做的大屋裏 教他快快冷了 成了細粉 就叫硫磺華 教他慢慢的冷成汁子 把那汁子倒在圓柱樣的模子裏 成了條子 就叫硫磺桿 硫磺化合物的物 在工業上用處甚多 要緊的約有四樣 一樣叫輕硫 一樣做炭硫 一樣叫無水亞硫酸 一樣叫硫酸 輕硫 又叫硫化水素 是一種臭氣 味似壞雞蛋 而更惡 聞之令人不快 火山噴出的氣裏 含硫黃的動植物爛了 常有這氣 若把硫強水 或鹽

強水 加在硫磺化合的鐵裏 這氣就發生出來 其味雖臭 用處却不臭 因為可以用他分別各樣的金屬 設有一種鹽類 不知道是合什麼金屬化合而成的 就把那種鹽類 消化在水裏 再把這輕硫氣 通過那水 硫黃就合那種金屬 另成了一個化合物 沉在水底 看那化合物的顏色 可以知道他是什麼金屬了 炭硫又叫二硫化炭素 是一種水樣的東西 用硫黃蒸氣 通過極熱的炭 就成此物 他能消化黃燐 硫黃 合那膠 蠟 火漆等 一切的物 所以工業上看他很重 他更能把太陽的光 分成七色 合三稜鏡一樣 亞硫酸 是燒硫黃所發的氣 或是紅銅末子裏 加上濃硫強水 所發的氣 這氣能褪色 如山茶薔薇等花 一見了他 霎時間就沒了顏色 所以好用他漂白 如絲毛麥稽草等 用綠氣漂白 怕漂壞了的 莫如用亞硫酸氣 這氣又能殺病菌 消毒防爛都可用他 好吃好喝的東西 怕他壞了 把盛他的傢器 用這氣一熏 保他不壞 這氣更能驅除臭蟲蟲子 無論他在衣裳縫裏 或是牆窟窿裡 或是仰棚頂上 或是牀板夾縫 用這氣一熏 一定殺他受的 俗語有話說 少了硫黃 割不成疥藥 是爲什麼呢 因為疥是一種極小的蟲類 在皮裏咬的你癢癢 抹上疥藥 用火一烤 藥裡的硫黃變成亞硫酸氣 纔能熏死他 亞硫酸氣 還可以變成水樣的汁子 或是用大力壓他 或是通過冰合食鹽包着的冷管子 都能教他變成汁子 這汁子再化成氣 能發生極大的冷 工業上常用他做發冷藥料 硫酸 就是俗說的硫強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四十七

水 工業上最要緊的東西 外人常查考 那一國用硫酸多 那一國就強盛 那一國用硫酸少 那一國就衰敗 因為硫酸多 工業必完全 用硫酸少 工業必不完全 以用硫酸多少 定那國的強弱 實在是以工業完全不完全 定那國的強弱阿 我再把那做硫酸的法子 大略講給你們一聽

簡便新法 只把亞硫酸合着氣混成一塊 引他通過那執白金絨 他兩個就化合爲一 成了白色絲樣的硫酸 性喜吸收濕氣 見水就發聲而生大熱 成了硫酸水 舊法用亞硫酸 水蒸氣 確強水 三樣合在兩個大鍋裡 纔能做出來 甚且繁瑣 但把工業上用的亞硫酸 大半還是用舊法做 湖北漢陽鐵廠用 就是口舊法製造硫酸水 硫酸 滴在木頭上 木頭成炭 如遭火燒 滴在衣裳上 或沾在肉肉上 衣裳皮肉 就漸漸潰爛 除了黃金 白金 銅 以外 別的金屬 差不多他都被蝕些 所以裝硫酸水 務要用玻璃瓶 裝硫酸水 務要用玻璃棍 吸硫酸水 務要用玻璃管 口成玻璃水的盆 盃 盤 盂 一切都用玻璃的傢伙 安插這些 傢伙 要要小心 要穩當 恐怕有個門失 壞了傢伙 再傷了人 人若只受了硫酸水的傷 務要快快的找亞莫尼亞水洗 那亞莫尼亞 雖是一種臭氣 他合各種強水 却都是相尅的 所以右這川處 硫酸見水 熱就發生 調和的時候 要用玻璃棍 時時攪他 把硫酸場場的添在水裏 設若是在濃硫酸裏 忽然的加上幾滴水 水就立刻成氣 噴出瓶外 並且敷助酸味 一司噴出 甚具危險 盛硫酸的瓶口

要嚴嚴的杜住 倘若不然 硫酸就吸收空氣裏的 水蒸氣 一天多似一天 漸從瓶口流出 從外面看 是一天多似一天 從實在說 却是一天淡似一天 因為他有這個性 所以又常用他做乾燥料 硫黃 古來好做火藥 照一百分計算 大約是硫黃十分 木炭十五分 硝七十五分 混合而成火藥 一見了火 能比他為火藥的時候 漲大一千多倍 所以有大力量

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見韓魏口）

舌長者手短（即多辨者無能之意）（英吉利）

人若注意其業務業務亦能保護其人（英吉利）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見孔子）

大船因小隙而沉（英吉利）

僅

用

一

錢

前清曾文正公國藩少年的時候入學讀書他的祖父把一百錢給他零用經過幾個月由學堂歸來還只用去一個錢祖父問他這一個錢的用途他說是給了乞丐幾個月的時間一百錢爲數本屬不多文正偏只用一錢可見他的儉德一個錢還是給了乞丐可見他的仁慈後來文正學成爲清室一代大儒功在社稷一般曉得文正的人都說他是由於少年時候習慣良好所致咧

中國女子職業總說

綦曉菴

我常聽說 以全球萬國的人道論 女子的苦處 總比男子多 中國女子的苦處 比男子是尤其多 論他所以尤其多的緣故 大約常有兩說 一說是因為他沒有學問 一說是因為他沒有家產 三代以前的女子 大半讀書 如后妃之言告師氏 伯姬之夜待姆保 孟母之擇鄰教子 可以見個大概 三代以後的女子 大半不讀書 如班昭之能著漢書的 固然是絕無僅有 就求其如能辨琴的蔡文姬 能詠雪的謝道韞 也不多得 不讀書就不明理 見錯了 做錯了的 地處 自然很多 名為男子的內助 實為男子的拌脚 因此男子對於他們 常橫用壓力 甚至胡打亂罵 視家庭福地為苦境 現在雖大講平等 那平等的幸福 恐怕沒有學問的女子 終究是得不着的 得不着就尤其苦了

外國的女子 大半合男子一般承受先人的家產 幾乎成為通行定例 並可以世襲先人的爵位 如英國那個維多利亞女皇帝 是繼續他胞叔父的大位 現今的皇帝 就是他的孫子 合德國的皇帝 是表叔侄 英人都以為理之當然 絕不起什麼意見 更不嫌他是女兒戶 歐洲各國 多有這樣的事 女兒承襲 女婿反倒作為上嫁 成了贅旒 不以為怪 惟我中國古有成例 女子無爵位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五十一

都是從他丈夫的爵位 丈夫是個男皇帝 女的就是個女皇帝 丈夫是個男白丁 女的就是個女白丁 只可以承受他丈夫的 決不能承受他先人的 爵位承受丈夫的 還有可說 因他二人是成一體 若說到家產 也非承受丈夫的不可 真是萬難

中國歷代嫁女的習慣 除了隨嫁之衣服傢俱而外 所有母家的地土房產生意 女兒是半點也沾不着的 他父母若是要多少的給他一星半點 就往往成了訟根 所以一出了閣 吃的是男家穿的是男家 住的是男家 一切使用的都是男家 男家若是一時不容他 他就勢若飄蓬 無處可投 無怪乎常有人說 女子是男家的一個帶累貨 更無怪乎 婦人死了 丈夫只行一年喪禮 作平輩看待 丈夫死了 婦人要行三年喪禮 作父輩看待 自己甘心處於兒女的地位 全是因為承受家產的緣故了 現今雖是大講自由自立 你想生來就沒有家產 全靠着承受異姓家產的人 何法能自由自立呢 既不能自由自立 那就尤其苦了

以上兩說 固然是中國女子尤其苦的緣由 但是依我看來 還有比着沒學問沒家產受苦更厲害的 就是不在乎女子失業 天下萬國 從沒聽說有一班失業的人民 能不受苦中苦的 不失業的 有事可做 能以自食其力 無須仰人鼻息 白手置萬金 粗人成大事的 豈少也哉 就算學問小些 家產少些 又有何妨 一失了業 沒有生計 就算你學問好些 我聽說外國沒落的博士 也是

不少 就算你家產多些 入不敷出 早晚也是同歸於盡 好女不穿嫁時衣 並非無根之言 不過要在失業不失業上斷定而已

每天晚間 我歡喜在街旁繞彎 燈影之下 常有跟着耍小錢的 我很希奇 白天我也常路過此地 並不聞有叫呼聲音 何以晚間偏有 又何以晚間偏若此之多 給他一個 就又有幾個上來 我極不耐煩 回頭一瞧 大半是二十歲上下的女子 就以正言相告 說你們正在少年 紡棉花 做針線 縫衣繡花 那樣不可以吃飯 爲何游手好閒 作此叫化的事 討厭於人 無益於己呢 他們說 我們是鄉下人 也有城裏人 不說到紡棉花做針線縫衣繡花 還不傷心 若是說到這裏 當我們八九歲的時候 仗着這些小手藝 尙可以不至餓死 老人們說比起先前來 已經是大不如了 不料近十幾年來 洋線洋布 合一切的鐵裁縫等機器盛行 我們用手去作 既沒有他們快 又沒有他們好 做成了沒人肯要 我們的飯碗 就教他們奪了 並非我們游手好閒 實在是爲時勢所逼 失了職業 我們也都是體面人家 至死不肯作下賤事 萬不得已 無可奈何 白天還要顧頭顧臉 只可於晚間叫呼 盼望得沾仁人君子之恩惠 以苟延殘喘 我說 何日是個了局呢 他說 國家現正爲貧民籌生計 我們的生命 就全托給國家等到生計籌得了 自然的有個正當辦法 難道說 同是一般國民 國家就忍得活活的看着他餓死而不一救麼 說到 兩眼汪汪 我也不覺爲之淚下

咳呀 中國失業而受苦的人多了 豈但女子 不過女子是尤其苦耳 但我常聽見古人有話說 男
 不耕則無食 女不織則無衣 衣食既然並重 男女的職業 也必並重 女子失業 從何說起 人
 家都說 女子織布的事業 不知何時 教男人奪了 就是他們失業的起頭 到於今又教機器奪了
 個乾乾淨淨 實在是令人無法可想 這個說法 我真是有點子不服 因為所貴乎大偉人的 全在
 乎他能隨時除舊 相機生新 遇窮而變 如驛站窮 就變而為電報 馬車窮 就變而為鐵路 風
 帆窮 就變而為輪船 眼力窮 就變而為遠鏡 描畫窮 就變而為照相 飛昇窮 就變而為氣球
 氣球窮 又變而為飛機 水面窮 又變而為潛艇 電線窮 又變而為無線電報 水火煤炭之刀
 窮 又把汽刀世界 變而為電力世界 甚至於變為學校 以救科舉之窮 變為共和 以救帝制之
 窮 每有一窮 必有一變 每有一變 必有一更奇更妙之新方法 普救世人 漫說水盡山窮 自
 有千方百計 另為我民造幸福 若必要說 當此中外大同 貨物花樣 千變萬化之時 沒有不用
 機器的 沒有機器萬做不到的 沒有機器做到也萬不能如法的 為我中國女子留一線職業的生機
 萬無是理 如那花邊 刺繡 蠶絲 草辮 髮網 雜技 及小貿易 豈是機器所能奪的麼 我
 要一模一樣的細講 總結到不纏足 合小學校上 為留心貧女生計的一告 誰是當代偉人 誰是
 女界活佛 務求提倡一些

說高陽縣布業之盛

李法先

我們中國的工業 很不改良 很不發達 所以商業永不興旺 近幾年來 外國貨物一天多似一天 我們的金錢 就一天少似一天 以前比做漏卮 現在連卮也靡有了 簡直是流水一般 自然是外國越富 中國越窮 這個大虧 你說吃的凶不凶 爲甚麼不求個挽救的方法呢

挽救的方法 就是振興實業 中國的工業 所以不如外國的緣故 不是外國人心靈手巧 中國人心笨手拙 只因爲無人提倡 比外國晚了一步 中國人很能勤苦 很能用心 果有人提倡於前 一定不能落在人後 不必向遠處說 就說我們直隸的高陽布罷 自提倡以來 到現在不過八九年的光景 去歲全年的銷額 竟有一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匹 售價一千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元 按照外洋棉布 去歲一年入口的價額 爲一萬萬餘元 高陽一縣所出的布 竟抵過十分之一以上 我國內部兩千多縣 要都像高陽布業恁般的發達 何愁不能致富呢 可見工業發達 確鑿能够 福民利國 爲甚麼不大家趕快提倡呢 今先將該縣去年全年售出布額 暨總售價額 鈔表如左

直隸省高陽縣改良布匹民國五年全年銷額表

布匹種類	寬長尺寸	重兩	價目	全年銷額	全年售額
購演量					
生計指導					五十五

頭號白市布	寬二尺五寸長 一百尺	八斤五	元三十萬零二千匹	一百五十一萬元
二號白市布	寬二尺五寸長 一百尺	七斤四元二角	二十四萬八千五百匹	一百零四萬三千七百元
各色愛國布袍料	寬二尺一寸長 一百尺	八斤半	十元三十萬零一千匹	三百零一萬元
各色花被面布	寬二尺一寸長 一百二十尺	八斤半	八元三元三萬五千匹	二十八萬元
各色方格布	寬二尺長一百尺	六斤五	元三元三萬六千匹	一十八萬元
各樣提花布	寬二尺長一百尺	五斤五元八角	三萬一千匹	一十七萬九千八百元
頭號白粗布	寬二尺六寸長 一百零四尺	十一斤五元五角	十五萬五千疋	八十五萬二千五百元
二號白粗布	寬二尺五寸長 一百尺	十斤四元七角	十五萬六千疋	七十三萬三千二百元
白標布	寬二尺二寸長 一百三十尺	十一斤五元八角	十萬零一千五百疋	五十八萬八千七百元

白斜文布 寬二尺一寸長 九斤 四元八角 十萬零一千匹 四十八萬四千八百元

電光各樣提花 寬二尺長一百尺 六斤 十五元四角 二十二萬一千五百匹 三百四十一萬一千一百元

全年總銷額壹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匹 全年總售價一千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元

再說他的交易方法吧 高陽縣四鄉織布的有八千餘家 淨用改良機子一萬餘架 每一家織布的二三或三四個人 或五六個人 或七八個人不等 都與城鎮布商定好契約 由布商交給棉紗於織戶織成布就收回 就給與手工費 按粗細花素各樣布平均算起來 每織一匹布 可得一塊銀元的手工費

更就他銷路上說吧 高陽布商很是普及 像中國北京 天津 張家口 庫倫 漢口 沙市 直隸各縣 以及吉林 奉天 黑龍江 陝西 山西 山東 河南 等處 無不有高陽布商的足跡 再說高陽所織成的電光提花布 光艷竟與絲織品不相上下 而且新奇花樣 有一百數十餘種之多 所以布商爭購到處暢銷 可見出品真好 萬無不能與人競爭之理 而且可以徵驗出吾們中國人民絕不是心笨手拙了 高陽縣自織工發達以來 一天富似一天 遊民一天少似一天 地方也很安靜 這是何等的好呢 想他的開始 也不過一二人提倡起來的 從這方面看起來 就知道中國人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五十八

心不笨手不拙了 像我們這個地方 爲甚麼不把這織布的事情 提倡起來呢 況且這時候提倡 有高陽可以作我們的模範 更覺容易 若提倡的赶上高陽縣那個樣子 你看人們沾多大光 你說人們想多大福呢 請衆位赶快的提倡吧

凡人處世只應和氣忍耐宗族鄉黨間尤該加

意謙退然必和而不流乃是君子之和若不自

守以正違理隨衆便是無氣岸的人(胡振安語)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個如之何天

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個必自反(呂子)

勸青年

張聯沅

人在青年時候 就如同青春一般 要以時令說 這春天是四時之首 天地萬物 全都仗着春時候發生 每到春令 真是萬花含笑 百草垂青 舉目荒郊 幾成一碧玉世界 所以人都把春天叫作青春 人在少年 凡百事業 亦全在此時打好根基 與那青春萬物開始發生 同是一理 所以人當少年時候 叫作青年 這青年時代 就同那下棋一般 要是一着錯了 全盤都錯 正在舉棋不定 總要揀個妥當步法 漸漸走去 纔有勝着可言 再以春天花木說吧 那根子培養不好 要麼開好花 結好果 能够行嗎 所以我們青年 正在創業時候 第一要謹言慎行 循規蹈矩 求一個良好名譽 第二是學業 格外要緊 凡師長有所教授 總要潛心熟記 到了做事時候 省得臨時作難 要是以為青年時候 我們有所依賴 那所穿的衣服 所用的飲食 所住的房屋 父母全都預備的齊齊全全 我們一點愁也不用發 隨意的與人玩耍 怎樣快樂怎麼來 怎樣的安逸怎麼辦 人要到了那個景况 請想他那不道德不名譽的事情 能够免的了嗎 就以北京八旗人說罷 在前清的時候 怎樣的闊綽 怎樣的享福 茶館酒肆 講究吃穿 還不算數 終日借賭隊成羣 開嫖浪賭 有時膩煩了 遇有廟場日子 還要賽賽馬 跑跑車 他那種流蕩性情 就長舌敝唇焦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也是不能說盡。要加以統縉子弟的頭銜。他總算很够資格。試問到如今。怎麼樣了。不用說肥馬輕裘。就連洋車也坐不起了。還須得給人家拉車。吃喝的事。更不用提啦。每日准能把窩窩頭躡個飽。就算不錯。想他從前那樣的快活。而今受這樣的苦楚。真是可惜。真是可憐。要是他從前青年時候。就不專靠住那點錢糧。對於正經事業。也要留心學上一宗。何至如今。受這樣的雲南大罪呢。由此看來。這依賴性質。真是坑死人的一種毛病。況且父母更不能跟一輩子。那能够常常依賴。就只留下些須產業。要終年的坐吃山空。能不日見消耗嗎。請想那日子。要過到虧空時候。可就成了俗語說的鬼拉的一般。越窮越快。昔日孟子曾說過。民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爲矣。那還顧得禮義廉恥呢。人要到了這步田地。要想求親賴友。就是從前怎樣的親近。也就沒人敢粘啦。不但己身受累。就是上面父母。下面妻子。全免不了被人家恥辱。到了這個時候。就是怎樣再想學好。也恐怕那不道德的名譽。難以恢復。那名譽二字。原是人生第二生命。名譽已然掃地。再想謀一正業。不用說素來沒有那個能耐。就是有了。誰還肯幫這種忙。所以本員奉勸青年諸君。千萬別存那種依賴心。總要潔身自愛。學宗正經營業。防備後身。要將這個光陰錯過去。到了困難時候。再後悔起來。可就萬萬來不及了。

說負債的弊害

錄陝西模範通俗教育講演所講案

生活難 生活難 這兩句話 近來差不多兒人的耳膜 多被這兩句話震動了 爲甚麼呢 民間的情形 大半窮苦的居多 或因天災流行 或因人口衆多 或因物價騰貴 每年收入的數目 不敷支出的用度 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 想救目前的危急 只有負債的一法 什麼叫負債呢 就是自己沒錢使用 向有錢的借貸 每月出息 約期償還 這便叫做負債 論起銀錢這件東西 並不是山間明月 江上清風 取之無盡 用之不竭 小戶人家 那裏有許多的積蓄 銀錢不敷度用 乃是常情 說到貧富相資的道理 人都有個緩急 借錢使用 也是常事 或者想創辦事業 擴充家務 更有預期可以獲利的營生 一時無法措辦 概須揭借補助 此種負債 却是正當的負債 原不可鄙薄他 但就今日社會的情形看來 像這正當的原因 的確稀少 十有八九 多由於奢侈浪費的弊病 試看從前穿布衣的人 如今非穿一身洋綢洋緞 便覺得走不到人前 從前吃家常飯的人 如今非吃個館子 品壺洋酒 便覺得人瞧不起他 從前步行的人 如今不坐個什麼電車兒 或是人力車兒 總覺得面子上不好看 你想這樣玩鬧 使用浩繁 銀錢到手 三文不值兩文的用去 只說目下討個 安逸自在 全不管銀錢艱難 有了十兩 能用十兩 有了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六十一

半斤 能用半斤 甚至手裏沒有分文 依然還要耍這些空排子 今日向這個朋友處借 明日在那個朋友處借 簡直都借徧了 通融無門 照這樣不能自食其力 依賴親戚朋友過日子 生活世上 算得什麼呢 常言道 借錢容易 還債難 因為借了他人的錢 容易浪費 到還債的時候 却要拿自己力量所掙的錢 照數填補起來 所以是很困難的 還有許多的弊害 請聽我詳細講講 在道德上說 欠了人的借貸 必然要盡償還的義務 才合道理 但是我最近日的人情 不能盡這個義務的很多 當他借債的時候 柔聲下氣 仰求中証 委曲婉轉 費許多艱難 總要債主答應了才好 及至銀錢到手 就由他的脾性揮霍 到了還債的期限 本也沒有利也沒有 推諉遷延 債主簡直把鞋子跑爛 也討不上分文 記得一段笑話 說是有某甲向一富翁借錢 富翁答道 要我承允 須得叫一個好畫匠來 某甲問要畫匠何用 答道須將你今日借錢的面孔畫去 恐怕異日討債的時候 却不是這個面孔了 這個笑話雖近刻薄 近來專好欠債的人 確有這些情形 人常說有債的還債 既然欠了人的銀錢 那有個白了的道理 現在民國也有追償債務的法律 負債若不償還 債主起訴法庭 負債人要受法律的裁判 債務終是少不下 還受許多的羞辱 債項若是很大 只落得破產清還 (變賣家產清還帳項謂之破產) 甚有遺禍後人 累及子孫 給人家作苦

有人說小戶人家 負債能有多少 何至於受害過甚 你這話怕太過了

咳我說的這弊病 還沒有發揮盡致 全當沒有我說的那利害 既是個堂堂男子 不能自己謀生 却要藉他人的財力 苟延旦夕 先損壞了自己的名譽 況且第一次負債 心裏還有些惶恐 有些抱媿 若到三次四次 簡直看成平常 俗話說 債多不愁 因為數目過大 愁的也是無異 只有丟在腦後不管 任他帳戶來鬧便了 從此失却高尚的節操 無信用之可言 更要影響於社會不道德的壞風俗 幾自到處都是一樣 你看這弊害 關係大不大呢

就債主一方面說 往往有貪利過甚 刻薄窮人的事情 比方借銀十兩 月利三分 滿年就是三兩三錢 到期無錢 只得滾算出契 三五年後 本利便成了幾十兩 似此重利盤剝 債主越溫飽 負債的人越困苦 逼迫太甚 便生事端 甚至盜賊橫生 擾害地方 做富室的人 受的損失 實在不少 國家為息爭起見 債項有制定的利息 若是重利盤剝 定如債主以應得的罪名 奉勸放債的人 切莫要貪圖重利 若受法庭的懲罰 却也甚不好看 有等視錢如命的人 把國家的法律看不到眼裏 國家雖然限制利息 他却用起狡滑的手段 和負債人商量明白 預先在本錢以內 取些折扣 作為利息 負債的人正在事急 不得不吃此大虧 以後又用種種欺詐逼脅手段 謀人的產業 還有私捻假帳 訛賴鄉愚 更是說不去的了

這負債的弊害 已經說了大概 要想個免除的法子 却有數樣

(一)不可輕借債 俗話說求人不如求己 又說是儉用勝求人 尋常過日月 總要節省 自然度用寬裕 必不至東拉西借 若有正當的原故 非借助他人的財力 不得解決 但須再三審量方可 也不宜於過多 當斟酌事體 計算停當 須用若干 即借若干 便可免浪費的弊害

(二)負債必以生息爲目的 借債的用途 能做些生利的事業 最爲第一善法 或是興辦實業 (如蠶桑手工之類) 或是經管商務 (如販賣貨物之類) 每月雖然出些利息 自己藉着這宗資本 權起子母 得些贏餘 那是最好的了 若是爲着玩鬧氣 顧局面 要去負債 必至鬧的償還無着 弊害越大

(三)負債要如期償還 約期將至 即須預備償還 寧可於期前清楚 切莫到了期限 還無所措手 這是什麼意思呢 遵守期約 所以爲保全信用 因信用是立身的根本 古人說借人物 及時還後有急 借不難 這就是信用效果 人果沒信行 什麼事都幹不成(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到了後來 雖有正當的緣故 想借些銀錢 沒人敢答應 那却怎麼好

(四)預備償還的辦法 欲達生息的目的 着實節省 縮減一切度用 增厚出息的力量 每年收入的數目 自然加多 即在收入之內 按定期限 提出若干 好爲儲蓄 作爲償還的準備金 萬不

可輕用 預先約定 每年清利若干 限定幾年本利清還 即不至失了信用

(五)不可以新債還舊債 民間的情形 於帳債緊急了 沒法兒籌款 往往又借新債歸還舊債 這便叫折去東牆 修補西牆 這邊完全 那邊破爛 總算不得個善法子 舊債雖還 新債復生 今年雖新 明年又舊 再無力償還 只得又去借債 愈借愈多 償還愈難 種種弊害 從此發生 第二生命的產業 必然要陷入危險地步 所以預備償還的準備金 是萬萬離不了的 從前人說 無債一身輕 我把他當閒話看 以後我也借過債 並且看見人家借債被迫的情形 實在難受的了不得 及至償還清楚 真個爽快的了不得 我才曉得這話有味氣 奉勸列位 把這句話牢記牢記

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做好

人都是不立志的毛病(見采菽堂聞舊)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呂子)

燕山教子有方

古人有句話說是百年之計莫如樹人這句話說的是人在世界上要講作事合算再沒有比教育兒女合算的宋朝裏有個寶燕山名叫寶禹鈞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沒有別的過人處他就是拿着教育兒子當作要緊的事辦所以他五個兒子都成了極有學問的人人人都稱頌他教育好你當他那五個兒子恰巧都是天生的奇才麼他那兒子的材料同咱們家孩子也差不多不過現在的人懂的教育的很少所以這一段故事就成了希奇罕有的事啦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 (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